



學經室三集

卷四至卷五



~ 16  
366  
11



16  
366  
II

東京書院  
學校圖書

利  
416  
八

掣經室三集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錢塘表忠觀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請於朝始建於  
龍山吳越文穆忠獻兩王墓側使錢氏之孫為道士  
曰自然者居此以修護之理宗時官給田三百畝以  
旌舊功元至元初遇兵燹觀墓俱毀明正德閒遂為  
江尚書兆域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巡  
按御史周斯盛布政使胡堯臣按察使胡松提學使  
范惟一以靈芝廢寺故址遷建新觀即吳越時故苑  
在湧金門外今所重修之地也當時有武肅十九世

孫德洪自餘姚來守此觀飭俎豆輯譜牒湖山靈爽神實憑依春秋於嚮爲最盛焉崇禎中都御史熊飛復修輯之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賜保障江山額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敕加封爲誠應武肅王今

皇帝六次南巡屢

駐蹕凡五

賜宸章褒功述事且

命有司以時致祭蓋自忠懿宋初納土以來未有食報增榮如今日者也今武肅裔孫璋棫等以廟宇少頽呈請有司修葺於是巡撫吉公慶布政使張公朝縉鹽運使阿公林保各出俸錢命知杭州府李公亨特董修之增建碑亭左右六閒畫廊三十閒正殿基培高三尺易壑垣以甃石重肖五王像設計費白金三千四百兩有奇又增給銀六百兩置鹽運司庫發商榷子母爲歲修之費藏事于乾隆六十年元以是年冬奉

命督學浙江入觀展拜樂觀厥成爰以重修落成命

十一府士子賦詩紀事凡得詩千有餘篇極一時之盛擇其佳者付武肅裔孫泳錄之泳從金匱來寓此庀材樹石實始終其事卽爲元述此大畧屬爲記且自以隸古書丹刻石者也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杭州水利自古重之今之省城南北十里東西五里爲長方形西湖居其西湖水入城有三路一湧金水門居正西一湧金旱門環帶溝居西少南一清波門底流福溝居西南流福溝自清波門外學士港導水入流福寺溝入城由街底伏流出府西青龍庵經府

南面自東折而北過府學運司東至杜子橋環帶溝水西來會之東過紅門局三橋址折而北至定安橋湧金水門之水西來會之入滿營城八字橋分爲二一東出滿營過衆安橋入小河至中河一西過龍翔宮至丁家橋折而北出滿營城過臬司西至回龍橋折而東由觀橋入小河過金箔橋入中河中河匯各水南行至新官橋其金箔橋之下有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水來會之太平溝水亦自三橋址分流而南者也中河過新官橋又至撫院西分爲二一出鳳山水門東行城外北折至候潮門外之永昌

壩一由通江過軍二橋出候潮水門至永昌壩入城河又至會安壩達東新關至海寧州是水凡三折貫通城內外數十里南至閘口北至武林門外汲濯舟楫皆賴之乃數十年來未加濬治惟湧金水門尚通湖水其環帶溝微通涓滴流福溝塞久矣且運司河三橋址數里高淤滿管河亦淺阻每遇大雨水城內泛濫司府縣署刺舟而入居民多臥水中府縣獄以桔槔出水獄多瘦囚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無來源水利若此當治乎不當治乎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計銀四千八百餘兩計開廣學士

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土四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箔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關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門首受湖水清清洽洽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環帶溝至三橋址會湧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藩司前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其西之湧金西南之清波正南之興隆西北之聖塘澗水石函六閘設金木水火土五牖板視西湖水盛衰增減啟閉委其事於杭州水利通判專掌之兩縣主簿運司經歷分司

之院司府縣督察之別具文案以備考自茲以後每歲十一月濬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是役也杭州人候銓同知邱基知水之理身任其事經營十閱月工乃畢刻碑記之并刻圖于記文之後且載捐銀人名于碑陰置碑于吳山海會寺是寺也為祈謝晴雨長官共集之地庶幾共覽而知勿久而廢塞焉嘉慶十年上元日記

南宋淳熙貴池九氏本文選序

元幼為文選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訛文脫字時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即以為祕

冊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為無上古冊矣按是冊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官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間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間止卷二八葉及卷九十九葉書口並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記可見其中佳處即以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十五下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廿八下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

天晃朗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三六上毛本脫杜篤至高明

廿字以上毛初刻本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

卷十五毛本脫蕭該音至廣雅曰陂邪也卅五字陸

士衡答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廿四十七上毛本脫

正文魯侯戾止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

悅色下宋本卷卅四九下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

舉其中異文如蜀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二十下晉府本

毛本室改屋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

群娛乎其中宋本卷八廿三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娛改嬉

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

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經宋本卷五十四上翻張本晉府本

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

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趨材悍壯注引胡非子宋本

五上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

志也騷下山鬼篇采三秀兮于山間宋本卷卅三〇三上注

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

崇賢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自萌俗澆弛

宋本卷卅六十一上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緝熙萌庶宋本卷

八十下翻張本晉府本毛本萌改岷然古書多作萌也

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刻是書行款一

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同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鄧矣惜是冊缺第  
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卽以正卿本補入雖非完  
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冊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  
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句容笄氏泰興季氏昭文潘氏  
以至吳氏獨怪冊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訛脫甚  
多豈栞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  
城文樓巷卽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而  
爲選注者也元旣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冊藏  
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旣成因序于卷

首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楊忠愍公墨蹟一卷共五幅一爲開煤山記一爲謫  
所苦陰雨述懷詩一爲哀商中丞詩一爲元旦有感  
詩一爲與王繼津書此卷本藏謝東墅少宰壩師家  
師嗣壽紳庶常恭銘以贈梁山舟侍講同書侍講不  
欲全畱之但割存與王繼津一書而返其四有跋記  
事與翁覃溪閣學方綱跋并存卷中庶常以元撰少  
宰墓銘故以此卷贈元元却之不許藏數年欲歸之  
焦山故於卷中鈐以官印尙未致送也焦山仰止軒



者明天啟間建奉忠愍木主舊在水晶菴今圯無存  
嘉慶丁卯僧秋屏覺鑑請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隱菴  
後屋中元稍葺新之重題木扁且邀翠屏洲詩人王  
柳邨豫歸之焦山軒中此夙願也明嘉靖壬子忠愍  
約唐荆川至焦山詩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  
合焦山姜如須先生垓仰止軒詩云六義風流今不  
滅十行疏草未全焚原因報國成忠愍翻似完身傍  
隱君今卷中詩文并存仰止軒舊與漢隱菴遠今軒  
在菴後似姜先生詩豫爲今日兆者二公忠義之氣  
與江山共千古茲與漢定陶鼎同置方丈固其宜也

又元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府志二部乃張木  
青學士燾所贈其閒舊聞古蹟甚多極可寶貴乃謀  
之鎮江人無冒瑛之者今亦附忠愍卷同付秋屏暨  
其師借庵巨超兩詩僧世守之如摹刻墨蹟鈔寫志  
書祇可在山爲之勿令俗夫持去也嗟夫卷帙之藏  
昔人比之雲烟過眼若賢忠之遺蹟史志之文獻固  
未可等量之惟是子孫少不肖非飽蟬蠹卽歸鬻失  
平泉艸木能終不與人哉世家祕閣之藏不如名山  
僧寮之寄較然明矣茲送卷歸山事元作記存之拙  
集中且當代賢卿名士亦多題詠載之各集海內共

知爲焦山之物若他日有不肖僧徒以此貢之他人之手陳之几度之架人皆能說所從來而賤之恐世閒無此儻父也

焦山仰止軒記

明嘉靖壬子楊忠愍公與唐荆川先生約同至焦山忠愍詩有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天啟閒郡守于水晶庵後建仰止軒奉忠愍木主今已圯矣漢隱庵者舊祀漢焦孝然先生其後軒甚虛敞余與寺僧覺鑑丹徒王君豫議以後軒名仰止軒加以修葺立忠愍木主祀之又余舊藏忠愍墨蹟五紙

共一卷久爲墨林所重因鈐以官印跋而歸之軒中王君亦以所藏忠愍文集板同置軒中庶幾忠烈之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同奉主至焦山者甘泉陳本禮黃金余之弟亨子常生并題名栞石後金匱錢泳書

連理王樹堂壽詩序

辛未夏元在京師得表叔江王華先生書知由歙來揚州應其弟吉雲表叔之招也古人偶一相思千里命駕況此連牀奚間風雨至情至性骨肉之恩在焉是可感已元童時遊橙里舅祖之庭舅祖文詞名家素持禮法閨門以內旣和且肅先生以孝謹著于時

吉雲先生爲先生幼弟先生教之友愛備至吉雲先生亦事兄彌悌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歲丙寅先生于歙村老屋建小軒三楹題曰知還實有戀鄉里返素朴之志乃由揚歸居于歙又恐吉雲先生或失故步將去揚而志四方也故題揚州老屋曰畱雲閣以寓意于今蓋亦五年矣中間先生來揚州者再今且壽七十吉雲先生總離務不克歸歙省其兄乃復迎兄至揚將慰離思偁壽觴兄弟之間怡怡然如此先生幼讀書工詩善楷法惠定宇厲樊榭沈學子諸先生皆曾館于家先生習染所及聞見深遠履蹈儒術

沈潛書史不衣華服不食兼味遠聲色而淡貨利又其壯年涉歷江湖追隨定省施濟貧困陰陟甚廣垂橐而歸蕭然寒素迨去江淮紛華之區依祠墓耕讀之地却埽課子若將終身常作招隱詩以示弟然則先生生平行誼可以概見矣昔諸葛武侯有契于淮南子澹泊凝靜之旨擬之先生豈爲過哉連理王樹堂者揚州康山之麓有二王蘭樹交柯連理而生元舅祖鶴亭先生所居也吉雲先生旣爲鶴亭方伯後于先生雖出爲從弟而情誼彌篤無異鶴亭橙里兩先生之相友愛也連理之木古人以爲嘉應故在漢

碑中爲圖刻之最古者論語曰君子務本又謂孝弟乃爲仁之本本之不立枝葉尙不能榮況連理乎斯樹之生蓋有所應爰繪爲圖以徵戚友之詩元文詞鄙拙不足表揚惟是幼年受知于先生最早撫之無異子姪故知先生亦最深用記顛末以爲序焉

晚鐘山房記

杭之淨慈寺所謂南屏晚鐘也昔江少司馬蘭讀書寺中寺西南牆外隙地司馬構屋數楹北嚮外環以廊中奉佛象嘉慶八年秋余過揚州司馬語余曰此屋未圯耶吾遠祖吳越侍御有德于浙曷設斯主余

曰六一泉三堂余已遷主數百矣是屋也禮亦宜之九年春司馬治河赴淮北江君鴻江君士相以資來葺新之于屋西建樓一楹可望西湖余名其屋曰晚鐘山房樓曰屏山樓于屋之背立一龕設吳越侍御史充鎮海軍節度判官江公景房粟主以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江公承玠 誥授光祿大夫 賜布政使銜江公春 誥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進 誥授中議大夫候選知府江公昉四主從之侍御名景房字漢臣吳越常山人宋太平興國初吳越納土時充鎮海軍節度

判官奉版籍歸宋吳越賦重畝增三斗有奇民病之  
侍御沈其籍于河以罪自劾幸免于誅後王方贊奏  
定賦畝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受其德賦減于王沈  
籍實始于江事見元張樞所撰沈籍記及宋史王珪  
傳以六一泉遺愛堂之例準之是主固宜設也轉運  
使侍御二十六代孫也雍正元年以戶部郎中出知  
嘉興台州二府用朱子舊法修台州太平水利擢鹽  
運使輸資修海塘有惠于商士齊次風侍郎公所植  
士隸書院稱弟子焉方伯贈少司馬太守皆侍御二  
十七代孫贈公以子蘭貴贈如其官今修山房江君

鴻者轉運之孫太守子爲方伯後者也士相者贈公  
之孫少司馬弟之子也修山房設主旣畢遂書石記  
之俾浙人知侍御史之主所由來他日江氏子孫往  
來揚歛者入山房而拜焉不亦宜乎

鄭氏得墓圖跋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  
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卽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  
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  
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于雙忠事畧不少及并官職  
亦畧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湛杭世駿

所撰三傳而杭傳爲最詳核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屬題案圖職方公孫諱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舁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于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邨遇一老者自言尙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溪山爲虎穴久矣詰朝募徒奴擦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遺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幅各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此

爲先忠手澤可寶也

碧紗籠石刻跋

王敬公之才之遇豈閤黎所能預識爲之紗籠亦至矣而猶以詩愧之褊哉敬公相業誠有可譏然其濬揚州大渠利轉運以鹽鐵濟軍國之用亦不爲無功坡公詩以閤黎爲具眼亦過激之論也古木蘭院僧心平屬書碧紗籠扁遂論之如此

二老重逢圖跋

朱竹垞鄭寒邨兩先生爲老友寒邨元孫勳持竹垞贈寒邨詩墨蹟索題余旣和詩且書二老堂扁俾勳

奉二先生矣勲復屬友繪二老重逢圖蓋取竹垞詩別久重逢轉傾倒之句爲此是時嘉慶三年秋七月勲以薦舉孝廉方正寓吳山讀書朱氏元孫萊墨林等亦將來赴省試相與拜此圖下舊家世澤百年未艾是可慕也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錢塘嚴氏厚民杰之四世五世兩代祖墓在今京城永定門外當明嘉靖時有宦于京者葬于此也此後子孫在明有內官京卿外官布按者在我朝有官侍郎總督倉場者皆得近祭之子孫以試事

選官入京者亦皆祭之嘉慶辛未壬申間厚民從余在京師每朔望必展其墓親以土崇其封復恐後人迷失之乃畫圖多幀肖其地形分藏族人之家且屬元以小記記之其用心追遠良云厚矣墓在永定門外劉家窯之北南向有碑窯在七聖庵之東三里許庵舊名安樂禪院近在永定門外里許墓之東南曰九聖庵東北曰濮家莊西北曰李家村高廟在墓東北二里許墓後負城城中月皇臺可望而見也至于祖墓之在餘杭錢塘者厚民又積筆耕之資買田以爲完糧祭掃之用厚民敬宗孝祖之義可以風矣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畧始歎古人

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浮屠說

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爲佛圖佛陀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尙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爲佛則



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于後漢書

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收魏書以為傳

無此西方神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為宋

人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恒言改漢

之舊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

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

屠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桓帝時

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白

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佗佛佗與浮圖聲相

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

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

譯為淨覺也何字為淨何字為覺或必相連或可倒

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為佛訓為覺

是浮屠為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

矣袁宏曰佛竊謂單稱浮屠為佛當始于晉宋之間

者漢言覺北朝亦當在魏秦之際故石勒時尚稱澄為佛圖澄

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為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

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

字切音為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攷

嘉慶十二年余在揚州入西山酒城拜外祖林榮祿公墓冶山者更在西數十里遂登之山多鐵可拾而鎔也冶山之勢自西北棠山來西北東三面皆迴抱而虛其中有二泉自山中出匯爲溪南流注於江其東南之峰下方而上銳有石脈出其下起爲岡脊南延數里爲原田實爲溪之東岸一在原上曰上陳莊別有下陳莊更在其南莊西向溪經其前溪之外有近山山皆卑迤邐相接至西南桂子山而止實爲溪之西岸立於莊之前西望近山之外復有青色遠山山形正方如屏與莊相對夕陽落山外時嵐黛更濃矣冶山泉

石澗迴水木清湛非郡城所有之境也山口有祇洹寺寺屋十數楹甚荒陋無舊碑記可讀然可少憩焉十四年冬余重入翰林檢永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真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洹寺碑文凡千餘言碑稱此寺吳始爲象塔梁以地若祇洹遂以爲名宋國公鎮吳州建寺隋皇爲晉王時立白樓隋末焚壞唐開元重建且有座飛萬鶴門結于龍影殿香臺雕薨繡柱三百間邃宇十八變雲圖諸語然則此寺最古唐時且甚壯麗矣又碑云八百人遂以名村然則上陳莊卽稱之爲祇洹村也亦可爰攷而記

之以告遊斯山者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余自束髮受書誦孫興公天台山賦慨然如聞金石聲嘉慶丁巳奉

命督學淞江按部至台既竣事遊山中筍輿數十里出入泉石雲霞閃飄然有出塵之思夜宿方廣寺寺在石梁之上飛瀑自枕邊瀉落如驚風凍雨終夜有聲次日曉發遇雨飛流百道動與人足相交午下天姥山憩清涼寺登仙遺俗非徒太白之夢吟也嘉慶己未復以巡撫來浙中以防海事時往來其間然碌

碌道途不遑遊覽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夏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韶所錄方外志求序於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其書世已罕觀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嘗稱其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禪藻云初乾隆丁亥僧化霖請於齊息園先生刪益無盡書爲四冊刻板行於世然體例既不協一繁蕪猥雜疑其爲未定之槩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杰修訂之嚴生云錄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錄宜倣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

詞之義從之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靈在住此  
山中所繪或得其真面目亦從之列於卷首

蔗查集序

宋寶祐廢城在今揚州城北唐宋以來之舊城也通  
池已夷峻隅又頽興廢之感當與明遠同之今揚城  
亦繁富遊人舟楫所到僅在平山一隅若廢城之古  
木蘭院諸處非詩人逸客覓句訪古無遊蹟矣木蘭  
院卽唐王播題詩處今名惠照寺寺有大鍊鑊二又  
有古銀杏七八株綠陰夏滿黃葉秋零極閎淨荒寒  
之趣已故詩僧誦茗者舊居寺中所爲詩清微雋永

警悟脫俗予曩輯淮海英靈集竟未得誦茗詩入錄  
是余疎漏之咎也誦茗弟子圓燦以其師蔗查集示  
余余乃序其詩集并彙之以廣其傳圓燦亦能詩善  
畫圓燦務致佳弟子能文字禪者主此古院庶不墮  
誦茗之教也

聖經室三集卷四終

聖經室三集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我

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  
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  
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恒間世一出  
河間獻縣在漢為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  
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  
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  
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

稽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

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冊恭和

聖製

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閒雅爲對揚軌儀請試

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撫前人罔不與古相合蓋公鑒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哀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員外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稱許之自入詞館聞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勒然亦

足以覘全量矣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為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公薨後公子埇時收羅雜稿寄至江西屬元編刻之元乃手編為葆淳堂集若干卷又訂成年譜一卷付之梓梓成元匆匆移河南爰以板寄閩是時公子已出守閩郡矣板中誤字頗多同門友李許齋廣芸手校一過改補之此李公手校本也故跋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吾友凌次仲官寧國教授明年太孺人壽八十有一

將稱觴於學齋以書來屬元為文書諸屏元與次仲交久且深凡以詩為壽者元固宜序其事矣次仲長元七年合志同方誼若兄弟以故知太孺人最悉太孺人姓王氏海州舊族次仲嘗謂元曰昔先君子以依親戚自歛客海州娶太孺人某兄弟實生於是焉某六齡而孤兄年二十有六貧不能自給太孺人鬻簪珥使就塾師讀書麤記名姓而已少長習賈于市往往為人所給太孺人曰汝為賈而恥與人爭利恐難成宜從事于學然學非蘄為博士弟子之謂也必通經立行為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吾有汝兄侍養汝其游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博通經史善屬文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問學相長各期束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未幾次仲入都翁覃溪先生奇其才教以制舉業勉之應試遂以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次仲例選知縣投牒吏部改教授以奉母是時天下識與不識無不重次仲之學者嗟乎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非太孺人勗之以游則鬱鬱與駟僧老矣烏能顯名於天下哉癸丑元奉

命視學山東詣熱河

行在元與次仲同爲王韓城朱大興兩公所得士時次仲寓韓城公直廬元往別焉公於座中謂之曰吾不能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且吾亦嘗爲此然非耐貧不可也今次仲之貧如故而循陔致養閉戶著書其志趣爲何如太孺人怡然安之其德教又何如也至於疇昔砥厲之言尙冀始終無負他日太孺人登期頤上壽元當躋堂賦詩爲諸交游倡焉

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



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蹟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寢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夫畱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 國家稽古右文昌

明數學

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

高宗純皇帝欽定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內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晁闇錫闡淄川薛儀甫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闕述流布人間蓋我 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

里堂湛澗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狃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邠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

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朔蒙氣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彊生畛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微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祕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

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  
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  
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  
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  
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  
有過之無不及也

舊言堂集後序

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  
地觀之實難靈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觀之可謂審  
矣自茲以降李唐趙宋文體變遷士衡昭明非能逆

觀者也學者身處近代遙隔前徽享其所素習屏其  
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衆體何其陋也吾師烏程孫  
松友先生學博文雄尤深選學摯虞劉勰心志實同  
夫且上溯初唐下沿南宋百家書集體裁所分古人  
用心靡不觀覽是以濡墨灑翰兼擅衆長不泥古而  
弃今不矜今而廢古曩撰四六叢語二十篇各窮源  
委冠以敘文學者誦習得研指趣今哲嗣復哀刻殘  
稿爲舊言堂集四卷諸所擬議咸具茲篇又其古今  
體詩托跡中唐衷以風雅文家能事亦備於斯元籍  
列門生舊被教澤凡師心力所詣略能仰見一二謹

聖賢室三集卷五  
爲後序以論文家

綠天書舍存草序

裴山錢中丞幼勤于學工於文孝于節母余丙午歲入京師蚤相友善已酉同榜成進士入翰林登堂拜母益相愛重洎余出使在外裴山直軍機相見爲稀及裴山亦出撫粵楚遂不相見矣中間以詩相酬和者頗多彼此半逸其稿庚午辛未間

天子方重用之而裴山遽以病卒

天子傷悼故於節終之典有加焉裴山有一女曰德容程太夫人慎于擇壻松相國譽余子祐于太夫人

太夫人既見祐甚愛之曰吾早識雲臺雲臺與吾子善且祐致佳遂締姻焉太夫人手一囊付祐之母曰此亡兒之詩需雲臺訂之余受而讀之始見裴山前後數十年詩筆之全其詩風格清超性情縝密粹然想見其爲人裴山將母至勤而不墮干王事可謂泰山之竹冉冉孤生朝陽之桐萋萋盡力者矣余既爲作傳復刪存其詩編爲六卷刊于廣州畀其嗣子承志俾世守之嗟乎人生聚散心跡奚可預計哉當丙午丁未間余與裴山居京師嘗共乘敝車以文藝相示俄爲翰林曷嘗有一言及于外省官又曷嘗有

一言及于兒女子乃二十七年而裴山卒又四年而  
太夫人卒嗚呼一星後曙古人所哀微雲抹山賤子  
何忝書成醉酒悲從中來存歿之情結于涕泗矣嘉  
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上元孫君蓮水之詩益出于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  
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而本之以  
性情擴之以游歷以故爲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  
之目而蓮水亦動必曰隨園吾師也不敢少昧所從  
來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

矣門徑廣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學之  
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  
不受也卽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以爲出于隨園  
而隨園亦不受也吾觀蓮水之爲詩清麗有則唐人  
正軌也且不苟作不多作意必新警語必通峭一字  
未安吟想累日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與其肆于詩  
之外無寧有所蓄於詩之中吾固曰此唐人正軌而  
善學隨園者也乾隆乙卯春予識蓮水于歷下同爲  
蓬萊觀海之遊嘉慶己未冬又同爲武林之遊詩中  
蹤跡略可見壬戌夏五蓮水歸秣陵訂春雨樓詩爲

書數語于卷首秣陵山水清麗而壯予不見之久矣  
今春雨樓中詩境相似爲掩卷凝思者久之

福謹案蓮水名詔

華陔草堂書義序

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早年以經術名於江  
南及從錢辛楣前輩遊盡得其學經史文辭披華擷  
實六書九數靡不綜覽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  
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  
元以第八人中式相見于春明性情學術契若兄弟  
也庚戌石君師總裁會試會元旣定擬之曰此似江

南李許齋及揭曉拆封自第六人始平湖寔第六人  
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歛朱蒼楣文翰蓋蒼楣亦以  
經史爲根柢兼工漢晉古文酷似平湖者吾師之所  
以取士吾友之所以受知皆於書義中具見全量然  
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實可於書義見之  
矣平湖事母孝出爲孝豐德清平湖三縣令以潔白  
養政聲聞都下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  
華孝子之潔白也斯文有焉且讀斯文者當知寓經  
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爲近時獨闢之徑未可以  
尋常程式比也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歲丙寅丁卯間相遇于揚州讀所著詩驚異之心爲之下旣乃爲翠屏洲之遊洲在焦山北岸桃柳數萬株襍之以竹人跡罕至江潮到門置詩人於此間安得不異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此江蘇詩徵所由昉也此後予馳驅南北別數年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楊子江上同訂詩徵已四千餘家王君復出柳邨詩選屬序之予軍艘轉運畢迴舟泊高明寺夜雨瀟瀟春燈搖熠讀是詩至于夜歎其體裁正情性真才雄氣靜將擬

之古人其靖節耶明遠耶正字摩詰耶嘉州蘇州耶抑子美太白耶將毋同復於晚唐後擬之無相似者夫乃歎其洵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王君身處蓬茅名滿海內布衣而老必爲傳人是集亟當刻板以貽同志王君子名屋年尙幼已工詩有佳製曷附錄數詩于集後以誌家學

邗上集序

元曩輯淮海英靈集揚州圖經翻閱各家詩集于邗上事蹟特詳未嘗不歎風氣人物園池觴詠每藉當時名家別集疊見側出掩卷凝想如將見之明代

國初不具論近年馬氏玲瓏山館材力非甚饒健也徒以聚書好客扶助風雅迄今家貧書散而故宅瓏一石猶得歌于松嵐觀察詩集中餘可知矣觀察工詩善書甲子乙丑間僑居揚州勒所得詩爲一卷曰邗上集體格蘊藉如漁陽在揚州時相遇之客則有若吳穀人胡西庚洪稚存方子雲王惕甫樂蓮裳諸君子遊讌之地則有若篠園康山休園白沙翠竹江村各園亭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旣堂江子屏楊竹廬江文叔諸舊家詩之以邗上而得歟抑邗上之得人詩也余故幸邗上不甚陋尙得屢見于各家之詩

甚且以此專勒集名也

福案觀察劉大觀聊城人

惜陰日記序

漢書云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于虛而爭是非于不可究詰之境也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

朝儒者束身脩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實事求是之教仁和宋氏咸熙潛修力學丙辰丁巳間助子纂集經詁在精舍中爲前一輩學者嘉慶辛未入都以所著惜陰日記相質其間考訂經史古籍皆據實以求是非沈篤澹雅之才能若是乎



存素堂詩續集序

時帆先生詩前集元爲之刊於杭州收入靈隱書藏後集未校刻而先生卒先生子中書桂馨以稿寄江西屬訂而桂馨又卒迴憶二十餘年交誼傷悼不已念先生具良史才主持詩派衷于雅正足爲後學之式平生學問交游敦篤靡已元雖勞于積牘感先生之誼亟爲校閱付刻其年譜一卷乃先生子錄寄雜稿敘成者亦加刪定附于續集之首

福案時帆翰林學士法式善

是程堂集序

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曰陳白雲曰查伯揆曰屠孟

昭白雲文筆清古拔俗伯揆則宏麗矣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故其風骨文采出于其間年雖少而波瀾老成三人皆館閣才也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伯揆不願舉進士以舉人就知縣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復改知縣所治之縣各著循聲是天將使其循良之政早及于民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儀徵吾邑也地處大江之濱北接淮河繁劇難治孟昭領此邑裕如也邑累于稅孟昭自除之邑有難獄孟昭力斷之邑民貧且惰孟昭以木棉蠶桑耕織爲教而民化之邑有鹽梟日益橫孟昭聚武士擒治之民間

頌聲日騰達聞于遠方其政成矣而其文筆復哀然成集知不以政廢其學且其所以為學者即其所以為政也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于吳山讀書之時余雖抗顏然今邑民也知其循政親切不誣茲序其集在于甲戌自今以往政績文學懋勉益上者當與年俱進烏得以此百里地十四卷書衡量之耶

福案孟昭名倬

徐雪廬白鶴山房集序

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受業于其母母召之曰孔孟祇兩家無父兒也是以既長而得葢山之傳自古孤根危露得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豈非席豐者

易淪于草木自苦者可勒于金石哉武康徐雪廬孝廉子昔一覽而異其才既而屢試之知其幼被賢母苦節之教是以行誼文筆卓然有成其詩矢正音而持雅裁清遠峻潔不移于俗駢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交遊既廣乃莫不知為賢母之子克自樹立無忝所生者予昔所以試雪廬者在文筆茲序其集豈在文筆哉東廣微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予為雪廬誦之

福案雪廬名熊飛

郭書屏鶴井集序

余在浙與守令言民事無暇言詩文然守令中有學

者未嘗不知之鄞縣令郭君可典文誌其人也鄞爲海疆劇於海寇郭君拊之多循聲郭君閩中進士予每令其鞫海中聞盜悉知其鄉語以故鞫盜甚多得其情無酷枉者余考績卓異薦之其先爲海上汎舟之役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滇夫渤海之大昆池之遙極其遊矣所爲詩爾雅真摯實事求是亦足以紀其所遊鵬之所搏鷗之所徙乃可以擬之鶴井云乎哉

靈芬館二集詩序

靈均之騷類性體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

卽以爲同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靈芬館詩二集而益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頻伽臞而清如鶴如玉白一眉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白抒其情與事而靈氣滿天奇香撲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淡于騷者乎或惜其久試未第惟以文得名予曰不然新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繙讀唐書之人多于繙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蘄至于不朽滅而已矣何惜焉郭君廣涉歷喜交游山川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辭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度所填蘅夢詞浮眉樓詞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

然名家久為王蘭泉吳穀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乞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歟

福案頻伽名磨

畫舫錄序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揚州府治在江淮閒土沃風淳會達殷振

翠華南巡

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綜蜀岡平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仿水經注之例分其地而載之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為草河錄以便言門為新城北錄以北門為舊城北錄以南門為城南

錄小東門為小秦淮錄分虹橋外為虹橋上下東西四錄分蓮花橋外為岡東錄岡西錄蜀岡錄共十六卷別紀工段營造錄舫扁錄二卷凡郡縣志及汪光祿應庚平山堂志程太史夢星平山堂小志趙轉運之壁平山堂圖志所未載者咸紀於此或有以楊銜之孟元老之書擬之者元謂楊孟追述往事此錄則目觀

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敘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詠諸俗諺此史家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且艾塘為此垂二十年考索

于志乘碑版咨詢于故老通人采訪于舟入市賈其裁製在雅俗之間洵為深合古書體例者元受讀而服其善因序其略俾知吾鄉承

國家重熙累洽之恩始能臻此盛也

福謹案李君名斗

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為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真白石為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臯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堂結習而花閒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

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王子竹所淡於詞三十年前即以之名大江南北茲復手自刪訂掃去骯髒從俗之作其所存者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慢曲乃如溪流滂風波紋自行而冷光翠色一望演漾不可盡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宋人精髓淡於此者乃知其為必傳也

福案竹所名初桐太倉人

羣雅集序

昔歸愚宗伯訂別裁集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選唐賢三昧集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獨親風雅之旨其實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論耳其

裁偽體與宗伯固無岐趣也近今詩家輩出選錄亦繁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與其出奇標異于古人之外無寧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以宗伯爲歸近日數大家聲氣炫赫之時王君獨去之若浼抱殘守拙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以故伏處大江金焦兩山之北渚而交遊亦幾徧于海內用是著錄

國朝別裁以後諸家之詩積成卷秩名之曰羣雅集卽以歸愚宗伯居首雖爲先輩友人錄其著作而編詩大指亦卽在是蓋已汎濫于宋元諸家及明嘉隆

前後之蹊徑門戶而折衷而得所歸焉又何慮近時門逕之少有出入者乎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屬元爲序元將入觀馬首戒途凶遽未徧讀而其大旨已得覽之乃爲之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太平御覽一書成于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籍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卽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

古籍也惜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鮮有善冊吳門黃蕘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廿卷亦依宋鑄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抄過錄予乙丑丙寅間在雷塘庵取明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膽校知黃本顛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訛更無論矣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籍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見重于後世故余所膽校

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今此刻本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校再三不滋舛脫足使藝林俾快後世委心古籍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

郝戶部山海經牋疏序

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非語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莊子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

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尚通人神相雜山澤未烈非此書未由知已郭景純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徹然晉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襍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疎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賡疏精而不鑿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爲之棊板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部主事余已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王安人字瑞王亦治經史與蘭皋共著書于鹿車春

廡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見唐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低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顧圖中皆有之絕相似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觀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宋人所增然卽此尙可見宋屋之形至于人物鐙扇之類定爲晉人之筆無疑且恐晉人尙本于漢屏風也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康熙四十二年浙江鹽法道高公熊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堂後高屋三楹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折而東有池廣一畝湛然清深曰春草池池上水閣南向今名凌虛者曰南宮舫東向者曰簪花閣池南有山如重巘山之空明處皆南宋人所抉剔曰別有天曰尋詩徑曰巢翠亭曰螺泉曰鸚鵡石曰筆架峰曰垂釣磯鸚鵡石側之校經亭爲元所建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臺久圯嘉慶八年都察

院巡鹽使者延公因書院生徒日多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席不敷坐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祀魁星於樓上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本孟子之義名之曰觀瀾樓斯樓處山之顛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於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清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疊騰駕而來雲馳雷動震疊心神發皇耳目更有足觀者然則學者觀瀾之術可知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門者難爲言聖言莫大於孔子海瀾莫大於浙江善乎趙岐之言曰所覽大者意

大觀小者志小朱子之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者漸乃能至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於大道成章乃達敎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於盈科之流水以觀之矣使者名延豐滿洲人家世甲科卹商愛士使浙四年多惠政書院院長王君名宗炎蕭山進士深於經術學行醇厚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董斯工者敎官楊秉初丁治時五月朔甲午

諸城劉氏族譜序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諸城在漢爲琅邪郡今屬青州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清公以翰林視學安徽

賜詩有曰海岱高門第也嘉慶十九年諸城劉氏共修族譜成以前明宏治由碭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迄今三百二十餘年傳十四代列表者八百二十一人誌其祠墓記其遷徙井然秩然何其慎也劉氏之望二十有五漢唐以來將相名人不可勝數今諸城譜謂碭山以上不可稽不妄推世系又何慎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宰相著其姓今諸城文正文清兩公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族譜不因宰相而修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嗚呼此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烏有

先帝已推高門第而猶不本老泉族譜序意亢宗睦族奠系分房者乎是譜之修非止世家之乘且裨國史之表誠不可緩于今日矣元為文正公門生門下之士文清公亦為館師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大司農以譜屬元為序元不敢辭敬書大義僭附卷末云爾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泰山秦李斯石刻厯存二十九字乾隆初年碧霞宮火石失世間拓本最可寶貴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華山碑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嘉慶二十年前任

泰安縣常熟蔣君

因培

在岱頂王女池中搜得殘

石二尚存斯臣去疾味死臣請矣臣十字新搨清朗如故洵為快事後之攬者當有感焉

葵考

葵為百菜之主古人恒食之詩幽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恒見之尔雅于恒食之菜不釋其名為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蔥之名而但曰藿山韭菘山蔥尔雅不釋葵其曰菟葵芹葵戎葵蔞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蔥之例也六朝人尚恒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鮑昭葵賦亦

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為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即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即蜀葵二轉字吳人者以花為玩不以葉充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為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

歧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王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即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藿為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翦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畧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

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  
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  
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  
名山古地尚有畱存者矣說文云藿豆之少也余嘗  
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藿正相似  
益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  
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  
始開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

### 化州橘記

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爲

佳城內多橘矣以及聞州衙譙鼓者爲致佳及聞鼓  
之橘多矣以衙內蘇澤堂前者爲致佳蘇澤堂前祇  
兩樹矣尤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致佳老樹久枯  
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  
守此世爲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真花多實少之  
年一枚享千錢雖官不能攫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  
株亦佳然惟老樹皮紅有白毛戟手香烈而味辛識  
者入手能辯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則州  
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攫而已予  
于庚辰十一月過州知賴園之橘可買也命僕人入

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橘實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卽以數千錢摘之賴叟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多蒙石蘇澤堂當石上而賴園老樹根下蒙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秉或亦然歟

自鳴鐘說

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扇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晷扇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鞞彈元謂鞞彈卽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重輕爲學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曰

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古扇壺盛水因扇滴水水乃漸減遂以爲輪之轉運是水由重而漸減爲輕也自鳴鐘以鐵爲卷置銅鼓之中揆之使屈其力力由屈求伸亦由重而漸減爲輕也鐘凡二鼓一鼓以記時一鼓以擊鐘記時之筭外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者形如臥塔所以受綆也塔輪奪弟三中心輪之力記時之鍼管乎中輪中心輪奪弟四直輪之力直輪奪弟五齒輪之力若齒輪無物以節之使齒聲其數以漸退則各輪之力不勝鼓中鐵卷之力砉然立解其綆頃刻已盡而其

卷亦驟伸矣故有懸鏈往來搖動藉以節之與齒輪之齒相應齒輪漸退則四三二輪亦遞退綆漸解而卷漸伸也擊鐘之筭外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奪弟三擊輪之力擊輪者外管擊齒內樹杙以動鐘鎚弟三擊輪奪弟四鳥頭輪之力弟四鳥頭輪奪弟五小輪之力弟五小輪奪弟六風輪之力若無風輪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擊鐘之鼓其機亦管乎時輪時至則擊齒卸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伸少者擊少伸多者擊多擊畢則齒礙而關其力以待後時或以二鉛錘代鐵卷之力則

無兩鼓其爲重學也益明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其合也皆螺釘之力其轉也皆輪之力究其塔輪與鐵卷亦皆螺旋也綜其理皆由重以減輕故曰重學也此制乃古刻扇之遺非西洋所能創也

清遠峽記

踰庾嶺而南至清遠縣凡南雄韶州連州之水皆匯流過清遠峽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此峽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峽北有飛來寺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甚狹也然而三郡千里之水舍此無由入海觀其曲折夾束貫行之勢亦奇矣若水舍此而別有

所由則此間計惟數十畝平田耳指寺前叱犢之地  
謂爲古揚帆之地誰其避之凡水分流有二者最易  
畱其一塞其一此峽之上古無分流故千古不塞也  
又安知古亦有二流已塞其一而畱此一也三江者  
禹貢所著也南江在今蕪湖以上漢書地理志水經  
注皆有分江水豈誑後人耶今塞耳或人疑池州寧  
國之間皆山無古江之故道此未多歷地形也余歷  
地所見如清遠峽最狹者有二焉一則浙江桐廬縣  
之七里瀧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此二山行水  
之地形皆與清遠等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爲

尤巨豈可足未繭于衆山之中而遽斷其爲無是哉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勢高而基厚連綴甘竹  
飛鷺各小阜盤礴數十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  
洩海者也此山古必居海潮中數千年兩江泥沙附  
山而渟漸渟漸廣山之距水亦漸遠于是始有田田  
患大水之浸于是北宋以後始圍以隄始有桑園圍  
之名田之未圍隄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  
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卽高一二尺厚之田地自  
有隄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然而順德香山新



會下游之海變爲田者愈久愈多下游之田旣多則  
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  
加高之田水高田低且以不堅之隄捍之烏能不險  
而潰哉 國朝以來屢經修築以衛民生溯宋元明  
事載前碑誌不具述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蒞粵  
是年夏水決三了基民命田稼所傷實多察知歲修  
資少乃籌庫資發商生息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  
之然終不能無大患南海人伍元蘭伍元芝兄弟並  
官刑部郎捐銀六萬兩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  
捐銀四萬兩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其險者如

三了基禾义基天后廟大洛口吉贊橫基諸處隄上  
用條石疊之隄坡隄根用塊石護之共疊石一千六  
百餘丈護石二千三百餘丈始斯役者南海令仲振  
履終斯役者南海令吉安躬斯役而勞心力者佐貳  
顧金臺李德潤舉人潘澄江何毓齡等二十五年工  
成用銀七萬五千兩餘銀還之三部郎三部郎不願  
復受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夫桑園圍內數  
十里如一小邑隄若潰則順德龍山諸地兼受其衝  
伍與盧無田廬在其中乃捐銀至十萬之多志在保  
障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是役也工鉅用多不可不

奏而行二十四年元會同撫部奏奉

旨允行道光元年以工竣奏且請照禮部建坊例獎  
伍盧以坊題

欽定樂善好施四字奉

旨又允行余閱水師出虎門歸過順德歷斯圍各險  
處勘其工謁海神廟致禱焉且誠圍中各堡紳士  
耆老等自茲後歲逢大水土隄之薄者厚之低者崇  
之漏者塞之石隄之壞者增之脩之硨石之卸者增  
之壘之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書此付之庶幾此一  
方永臻安定焉

恩平茶院硨石記

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溪盡處入山又廿餘里有巖  
曰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端州  
硨工見之曰此非吾端石何佳乃爾于是端州工始  
采爲研以冒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院閉不復采  
今采者新院耳新院有魚腦青花火捺鸚鵡眼諸色  
與老院同恩平石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  
綠眼又多綠脈或縱橫相交此則端巖所少矣端州  
新院潤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及老院而發墨勝  
于新院端州之石割于洞故石外無皮製硨者必削

其磽确使中規矩恩平石則天成脩扁三角等形積萬小石戴土成大巖由由碎泐不相連屬采之者如拆壁掘地而得甄或重數十觔或重數十兩石外有皮色裏之或黃如霜葉或紅如榴皮如燕支或綠如蕉葉如苔錢如荇帶如蛛絲或皴如松皮或斑如虎皮或青綠如古彝器剖之其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之流或有綠紋如繩線之結或青綠數層相疊種種形色與端巖大異而硯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巖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冒端巖而不自立名也爰命硯工買石畱其形色而琢為硯

且記之

福謹案泐說文解為水之理非石裂也而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泐則泐字似有裂意今觀各坑石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順其理擊之即裂研工指之日此水線也凡石皆有水線石久即裂裂必從水線之理由此可證攷工說文互明之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余從韓桂舫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文誥於嶺南王

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為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余於接席間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注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間坡公

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  
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注姓氏錄彭城陳師道  
後載有陳希仲以其注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  
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卽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  
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續四家  
也李敬齋載在古今註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  
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  
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湖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  
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  
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

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  
納交於叔黨別創爲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  
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  
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  
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  
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而龜齡集註  
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  
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侔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  
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卽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  
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

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  
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  
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  
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  
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殆至乾道  
漸知諸將不足用於是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爲務而  
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  
六年矣呂伯恭廣夔註爲七十八類龜齡實主呂本  
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夔之  
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

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  
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  
預後進者爲黃魯直陳無已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  
劉無言曾公衮晁冲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  
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  
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  
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巽中流入播遷號蒼舊者爲  
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  
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聞  
學者爲劉子翬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實之胡邦

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登朝籍及閒放者  
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馮圓仲芮國器胡元任鹿  
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鎮叔孫彥忠項用中  
葉思文喻叔奇王百朋張器先傳薦可通計南宋註  
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爲分類滙爲集註之  
大略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載始入爲著  
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  
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絕識博學係指題  
下施註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欒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

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  
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夔程續等註輒曰舊  
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依仿伍註亦見施顧  
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  
緣施顧不時緝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爲表裏所在符  
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爲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  
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  
景定而曼漈鄭羽爲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  
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  
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

宋爲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卽須溪所爲其去宋刊固不遠也

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爲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爲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

於各註遞爲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略也余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時紀事之不當則由於註誣改編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此皆於兩公本事未嫻貫於心而徒馳騫於外故其岐舛脫闕治之愈勞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空踐實而裁爲具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

先因肆本輾轉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尙蘇學賤解人衆爲言蓋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逮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晰泰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之未達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美而舉其全矣余適覲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盛事也

學海堂文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况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



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詔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

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臯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

陳書陸瑋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

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象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

言七畧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畧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綴流畧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

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孤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

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為筆史  
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為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  
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  
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為卦  
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  
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  
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

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

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

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

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

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

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

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

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

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

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

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

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

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一

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

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

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

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

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卽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

於筆攷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

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

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卽有韻之

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王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

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

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愁來

讀似倩麻姑癢處搔本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

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為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

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

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

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睦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為著

作不名為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

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

明金樓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詒經精

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擬對爰考  
之如右 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  
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